

# 孩子的友情

阿爾秋霍娃著 嘯青譯







## 孩 子 的 友 情

阿爾秋霍娃著 蕭青譯

Н. АРТЮХОВА  
БЕЛЯКОЗА  
(原名:白母羊)

根據:蘇聯 蘇維埃作家出版局 1949 年刊行  
ПОВЕСТИ О ДЕТЯХ一書中譯出。

一九五二年八月初版 • 一九五三年 二 月五版

版權所有



光明書局出版

上海 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

---

五版 17001—24000 冊 定價 8,500 元





一朵朵又高又白的花，在山谷裏發出像蜂蜜和沼地那樣悶人的氣味。卡佳縮攏起赤裸的腳指，在小路上一步步小心地走。她不習慣赤腳走路，她既怕癢又怕刺。

一條狹溪，在石子和蕁麻叢中間左彎右彎地流，好像也在尋找着比較柔軟的道路。

山谷已到了盡頭。小路向大河邊降下去。溪水宛如小瀑布似的湍急起來，翻着泡沫，向大河衝去。大河的河水平坦而光亮，直滿到岸邊。一羣孩子在右面黃色的河灘上玩耍。

卡佳較近的河中心，有一個男孩子在游水。一雙晒黑的手舉到水面上，又撲了下去，差不多沒有一點水的激潑

聲。

「游得多好，」卡佳心中想。

這男孩子把短髮的圓腦袋轉了過來，他看見卡佳在盯着他，就「賣弄」起來了。他仰游了一會，然後又側游了一會，就開始向水下鑽，鑽得那麼賣勁，竟使卡佳害怕起來——不要給淹死了呢。

後來他又很快地向對岸游了好幾丈遠，那邊長着許多蘆葦，還有許多睡蓮的闊葉子，好像綠色的盤子在漂浮着。

「摘一朵百合花給我！」卡佳叫道。

他很熟練地從水裏拉出又長又黑的花莖。採了一大束花，就游回來，他一隻手划水，另一隻手拿了花，高高舉在水面上。

矮林子裏傳來一陣孩子的哭喊聲。卡佳回過頭來。

一個扁鼻子的小姑娘，蓬頭散髮，赤條條的站在河邊一叢葦麻中間痛哭。看來好像

○ 葦麻——草名，莖高二三尺，葉橢圓而尖，上有芒刺。

她自己也搞不清，她是怎麼走到這滿生着刺的蕁麻叢裏來的。

她背朝河站着，揮着雙手向後退，每一分鐘都可能跌下去。

從河面上到她這兒來是不可能的，因為這地方的河岸很陡直。

卡佳慌張起來，她繞着圈子跑，可是蕁麻長得那麼密，那麼高，竟使她拿不定主意一直走。

『馬魯霞，站着！別動！』那男孩子一面游過來，一面叫道。『我馬上就拉你出來！』他把花束拋到草地上，勇敢地徒手把刺人的樹枝分開。馬魯霞被他高高地挾到蕁麻上面，害怕得亂蹬兩腿說：

『放下來，謝遼查！』

可是謝遼查很鎮靜地把她從蕁麻叢裏挾了出來，放到地上。然後他把臉向淺灘轉過去，厲聲地說：

『跑到你的姪爾卡那邊去吧，告訴她，叫她別再放你一個人跑開。』

馬魯霞嚎啕大哭地跑開了。她跑了相當遠，而後站住腳，回過頭來叫嚷，大概是叫

的一些兇狠罵人的話。接着又咕嚕了一陣，向淺灘奔去。

『哎呀！你給刺得好厲害呀！』卡佳皺起眉頭說。

這男孩子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。他把那隻給刺破的手藏到背後，很快地說：

『我不痛。』

當他穿好衣服，在扭乾那三角褲的時候，卡佳就蹲到草地上，拾起那扔下的百合花。

『給我一朵。』

『都拿去吧。這原是給你的。』

『謝謝，』卡佳用臉兒去親那些柔嫩清涼的花朵。

『你要游水嗎？』男孩子問。

『不。奶奶說：「看看河就馬上回家。要知道我是今天才來的。」』

他們順着小溪在山谷裏走。

『今天爸爸帶我到奶奶這兒來就走了。』卡佳說。『他以後每逢星期天來。從莫斯科



科到我們這兒倒底還是挺遠的……你大概認識我奶奶吧。她叫做葉蓮娜·亞歷山德羅芙娜。她家的屋頂好尖呀，並且平台上還有牽藤草哩。」

「認識，」男孩子說。「我就住在她隔壁。」

「你家有一隻毛茸茸的白母羊嗎？」

謝遼查突然皺起了眉頭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真好看。牠叫什麼？」

「叫「阿里巴」。」

「爲什麼叫「阿里巴」？」

「「阿里巴」——這就是白的意思。」

「真好，我要喝你們的羊奶哪。奶奶說，要是我喜歡的話，就可以向鄰家買新鮮的羊奶喝。它是很有益處的。羊奶很好吃嗎？」

謝遼查非常悲傷地回答說：

「好吃。」

一羣孩子沿着離他們倆很高的山谷邊向大河奔跑。他們看見了謝遼查和卡佳，就大聲嚷起來。謝遼查噉起嘴，放快了脚步。卡佳覺得這些孩子好像老在喊一句話，只是她辨不出是什麼。

「他們在叫什麼？」她奇怪地問。

「他們在笑我。」

「幹嗎要笑你？」

謝遼查什麼也不回答，就跑回家去。

卡佳踏上了台階，把花束遞給祖母。

「奶奶，你瞧，是謝遼查給我摘來的。」

她在一隻深盤子裏倒了點水，把盤子放在窗口上，就讓百合花在盤子裏面漂浮着。  
百合花在陽光下顯得那麼鮮艷而光亮，看來好像把整個房間都照亮了。

瘦長的紐爾卡蓬着頭，和卡佳並排坐在圍牆上。

她用赤裸的腳摘下一朵朵的雛菊花，很熟練地接到手裏，她把花瓣一片片剝下來，  
給自己算命：

「喜歡……不喜歡……吓！……親個嘴……」

卡佳也想用腳來摘雛菊，可是總弄不到：她的腿太短了。

她只好爬下來：採下雛菊準備好。

「你在給誰算命？」紐爾卡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替我們的費嘉算算命吧！」

卡佳默默地沉思了一會。

費嘉是紐爾卡的弟弟，他也像姊姊那樣蓬着頭，也同樣長得又長又瘦。

「不，」卡佳說。「最好我還是替這位謝遼查算算命吧。」

她向鄰家的屋子點點頭。

妮爾卡哈哈大笑起來。

輕輕的花瓣隨風飄散。那是朵不吉利的雛菊。還沒剝完花瓣，卡佳已看得很清楚，最後一瓣——將是「吓！」。她失望地扯掉那最後三片花瓣，扔開黃色的花蕊，跳了下來。

謝遼查捧着黏土做的壺，從邊門向屋子走來。

「卡佳！來喝羊奶吧。」祖母葉蓮娜喊。

羊奶是很好吃的。謝遼查在平台的踏級上用石頭敲着欄干上突出的釘子。

「你可知道哪兒有草莓？」卡佳問。

「知道。」

「咱們明天到林子裏去好嗎？」

「好的。我可以指給你看。草莓差不多全熟了。」謝遼查走了。

姬爾卡走上平台，在卡佳身邊坐下。

「你可別跟這個謝遼查來往啊，」姬爾卡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們這兒誰也不跟他打交道，大家都笑他。」

「怎麼笑他？」

姬爾卡微笑了一下：

「笑他是個「擠奶婆」。他是擠羊奶的。他的媽媽到城裏做活去了。他們從前是在城裏的。他擠羊奶的樣兒呀……真好笑哩！像鄉下女人那樣束着圍裙走來走去……男孩們因此都瞧不起他……女孩們也同樣瞧不起他。連我們的馬魯霞一看見他，也叫：

「擠奶婆」！」

祖母從窗子裏向外張望。

「卡佳，該睡啦。」

卡佳走進房間。

那些白色的百合花到哪兒去啦？

百合花瓣已合攏起來，在盤子裏漂浮着，它們又綠又肥，難看得很。

『真像黃瓜！』卡佳沮喪地想。

### 三

白母羊『阿里巴』給樹枝趕着，不慌不忙安祥地走進那敞開着門的小棚子。

『他馬上就來了……』姪爾卡低聲地說。『他以前是在這兒草地上擠羊奶的，我們嘲笑他，所以他現在趕到小棚子裏去擠奶了。』

謝遼查一手提着桶，一手拿了條毛巾，走上台階。

卡佳躲在樹後面，最容易才忍住沒有大聲笑出來。

對，這真滑稽。

謝遼查罩上一條女人的大圍裙，把裙帶束在背後。那圍裙很長，在腰口上打成了褶。他頭上包着三角形的頭巾。他隨手掩上了棚門。

過了一分鐘，傳來一陣響亮而均勻的金屬的鳴響聲，好像是大鋸子在鋸東西那樣。  
命令！……命令！……命令！……

這種聲音繼續了相當長的時候。卡佳熬得不耐煩了，於是挺直身子，向圍牆跑去。  
謝遼查提了一桶羊奶走過。

『擠奶婆呀！擠奶婆呀！』妮爾卡哈哈大笑地嚷起來。『裙帶結得緊點！圍裙會落掉的！』

謝遼查的目光和卡佳碰在一起。

卡佳在笑。

#### 四

卡佳沒有跟謝遼查去採草莓。她是跟妮爾卡和費嘉去的。

他們帶了些玻璃杯和有柄的茶杯，決定不採滿就不回來。

姊弟倆一路爭論着上哪兒好——過鐵路去呢？還是上伊凡諾夫的伐林區去。



這兩處地方他們都沒有去，而是上另外一個地方去的。天很熱，碰到的草莓很少。並且也都是淡紅色的。

他們走出林子時，謝遼查已經提了滿滿一籃鮮紅的草莓，趕上了他們。

姬爾卡和費嘉用手掌蒙住自己的杯口。卡佳沒來得及遮，並且她拿的是玻璃杯——不管怎麼遮，草莓還是在杯底下看得清。

謝遼查得意洋洋地微笑着說：

「你要做菓醬嗎？」

卡佳在後面盯了他一眼，想如何更惡毒一點地回答他。

最後想了出來，就嚷：

「擠羊奶的！」

「擠羊奶的！擠羊奶的！」費卡和姬爾卡跟着她叫。「想得真好！好卡佳！」

打這天起，謝遼查跟卡佳的關係，變成純粹的事務關係了。謝遼查常常拿着奶壺來。要是沒有看見葉蓮娜祖母，他便在平台旁邊站住腳，大聲說：

「羊奶！」

卡佳便回答：「就來。」

卡佳遞出有柄的壺，謝遼查悶聲不響地把羊奶倒進去，接着便轉過身，瞧也不瞧卡佳一下。

有時候送羊奶來的是謝遼查的小妹妹柳芭，她生得瘦小，有一對藍眼睛，頭髮剪得像男孩子一樣。

柳芭還沒滿六歲。她不會看鐘。

可是，當鐘上的兩隻指針疊在一起，並且是筆直朝上指的時候，那柳芭知道——是十二點鐘了。

她跑到台階上，用笛子那樣尖的聲音喊哥哥：

「謝：遼：查：十：二：點：鐘：啦！給「阿里巴」：擠：奶：吧！」她拿起乾樹